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

魏 婕 任保平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出发,通过构建内涵6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对2010年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进行测度和排序。对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数量(GDP)和经济增长质量(QEGI)排名对比情况可以看出,各地区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并将参与对比的30个省区分为五种类型:经济增长质量良好的四大直辖市、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相对较好的发达省区、增长质与量一致度较高的省区、增长质量与数量背离较大的省区、经济数量及质量排名都相对落后的欠发达省区,为未来各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 区域发展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世界上还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但中国大而不强,增长的质量不高是个不争事实。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前改革时代迈入后改革时代,经济增长质量已经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最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凸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备受关注,2011年在大连夏季达沃斯年会将主题确定为“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同时,有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郭克莎,1996;彭德芬,2002;李变化,2008;钟学义,2001;刘海英,2010),同样,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情况的基本判断也是讨论的热点(任保平,2010;钞小静等,2009,2011)。

本文将视角定位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状况,考察近年来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是怎么样的情况?各地区增长数量与质量是一种一致的变化还是存在有明显的差异?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观察和把握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现实状态,还能够为各地区未来的

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构建

(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框架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建立在对其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应该是从经济增长的性质角度入手,经济增长数量是从整个经济量的变化上来描述经济增长的,而经济增长质量则是从经济的内在性质上来反映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内在性质的判断既要从其动态过程中来考察,也涉及到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问题,即经济增长质量是从过程和结果上来讨论的。基于如上分析,归纳起来经济增长质量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从经济增长的过程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包含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以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总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因而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如果投入与产出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能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高的产出,我们便可以认为经济增长的产出质量比较高。经济增长结构是指经济系统内要素间联结关系及要素数量间的比例关系,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经济

^{*} 魏婕,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710127,电子邮箱:winnie19860115@163.com;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xdrbp@126.com。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课题(NCET-06-0890)、陕西省重点学科西方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资助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增长的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和转换的快慢程度是经济增长质量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短期经济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偏离应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这也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

表 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构成一览表

方面指数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属性
经济增长的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X1)	正
		技术变动(X2)	正
		技术效率变动(X3)	正
		资本生产率(X4)	正
		劳动生产率(X5)	正
经济增长的结构	产业结构	工业化率(X6)	正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X7)	正
		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X8)	正
		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X9)	正
	投资消费结构	投资率(X10)	适度
		消费率(X11)	适度
	金融结构	存款余额/GDP(X12)	正
		贷款余额/GDP(X13)	正
	国际收支	进出口总额/GDP(X14)	正
	城乡二元结构	二元对比系数(X15)	正
		二元反差指数(X16)	逆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产出波动	经济波动率(X17)	逆
	价格波动	消费者物价指数(X18)	逆
		生产者物价指数(X19)	逆
	就业波动	城镇登记失业率(X20)	逆
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	福利变化	人均GDP(X21)	正
		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X22)	正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X23)	正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24)	逆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25)	逆
	成果分配	泰尔指数(X26)	逆
		劳动者报酬占比(X27)	正
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	资源消耗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X28)	逆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X29)	逆
	环境污染	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X30)	逆
		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X31)	逆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X32)	逆
国民经济素质	基础素质	公路里程(X33)	正
		铁路里程(X34)	正
	能力素质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X35)	正
		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比重(X36)	逆
	协调素质	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X37)	正

(2)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福利水平的变化分配状况、生态环境的代价以及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基本状况。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应该是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也就是居民人均拥有财富的增加,而居民人均财富不仅仅包括实物形态的物质财富,还包括有人力财富以及自然、社会环境财富等方面的内容。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分享时,它能够成为一种长期持续的发展过程。生态环境破坏是经济增长的代价,良好的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的质量增长应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资源,而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国民经济素质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系统各种内在因素有机结合形成的整体功能特性,它表现为一个国家长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创造国民财富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因而国民经济素质是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表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必然要求高素质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的构建

如前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因此本文所构建出的指标体系不可能穷尽、涵盖经济增长质量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只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内容。由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被界定为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 6 个维度,所以我们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如表 1 所示。

三、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形成方法、数据说明和权重的生成

(一)指标处理与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1》、各省 2010 年统计年鉴、统计汇编资料及统计公报,由于数据标准的原因,排序中暂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同时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失和西藏特殊性,西藏虽然列入统计,但未进入排序。

在测度中,其他指标都可以直接使用原始数据或进行简单计算获得,复杂处理的指标需要具体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中,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和资本生产率四个指标都涉及到对于真实 GDP 和资本存量的计算。对于真实 GDP 的计算,在此我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 2000 年为基年,通过定基处理名义 GDP 得到真实 GDP。对于资本存量,我们选择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 2000~2010 年各省的物质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的估算可以写作: $K_{it} = K_{it-1}(1 - \delta_{it}) + I_{it}$, 其中 i 指第 i 个地区, t 指第 t 年。其中涉及到

四个变量,当年投资 I 的选取、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经济折旧率 δ 的确定以及基年资本存量 K 的确定。选择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衡量当年投资;对于固定资本价格指数我们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求得以 2000 年为基年的不变价格表示的真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基期年的资本存量我们按照国际常用方法计算: $K_0 = I_0 / (g + \delta)$, 其中, K_0 是基期年资本存量, I_0 是基期年投资额, g 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经济折旧率我们采用张军等(2004)的研究成果为 9.6%。另外,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使用潜在产出法中比较常用的 DEA 法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0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进行估算,在此我们只根据需要,选择测算出来的各省 2010 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和技术效率。除此之外,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公式为:资本生产率 = GDP(2000 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 = GDP(2000 年不变价格)/从业人数。

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中,指标计算公式分别为:(1)工业化率: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即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2)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3)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GDP;(4)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5)二元对比系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6)二元反差指数:非农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另外,各省区 2010 年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的数据采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11 年 6 月发布的《2010 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各省的数据。

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中,有关经济波动率的计算,即采用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的绝对值。

在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中,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我们采用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研究中的定义和计算公式: $dis_t =$

$\sum_{i=1}^2 (\frac{p_u}{p_t}) \ln(\frac{p_u}{p_t} / \frac{z_u}{z_t})$, 其中, dis_t 代表 t 时期的泰尔指数, $i = 1, 2$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 z_u 表示 t 时期城镇或农村的人口数量, z_t 表示 t 时期的总人口, p_u 表示城镇和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 p_t 表示 t 时期的总收入。另外计算泰尔指数的个别省份 2010 年城镇人口、农村人口数缺失,且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该年某些省份也缺失,

所以根据各省 2000—2009 年的数据对缺失的 2010 年数据进行 OLS 回归填充。

在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指数中,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1)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电力消费量/GDP;(2)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工业废气排放总量/GDP;(3)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工业废水排放总量/GDP;(4)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工业废弃物产生量/GDP。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另行考察,数据缺失,以新疆 2009 年的数据进行代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涉及 37 个基础指标,由于只是横截面数据,数据缺失不多,整体来说该数据集质量较高,根据此数据集得出的增长质量指数可信度和现实符合度应该相对来说也较好。

表 2 各基础指标、方面指数的系数向量与相应权重

	基础指标	第一主成分系数	基础指标权重		基础指标	第一主成分系数	基础指标权重
经济增长的效率 (0.1865)	X1	0.037	0.0549	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 (0.3443)	X21	0.414	0.3580
	X2	0.024	0.0356		X22	-0.004	-0.0035
	X3	0.013	0.0193		X23	0.163	0.1410
	X4	0.078	0.1156		X24	0.032	0.0277
	X5	0.669	0.9918		X25	0.051	0.0441
经济增长的结构 (0.7181)	X6	0.160	0.0761	生态环境代价 (0.4778)	X26	1.065	0.9211
	X7	-0.083	-0.0395		X27	-0.041	-0.0355
	X8	-0.207	-0.0985		X28	0.302	0.2023
	X9	-0.026	-0.0124		X29	0.210	0.1407
	X10	1.432	0.6814		X30	0.554	0.3711
	X11	-0.77	-0.3664	国民经济素质 (0.2923)	X31	0.970	0.6497
	X12	0.229	0.1090		X32	0.920	0.6162
	X13	0.139	0.0661		X33	-0.354	-0.3820
	X14	1.074	0.5111		X34	-0.406	-0.4381
	X15	0.011	0.0052		X35	0.744	0.8027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0.1312)	X16	0.686	0.3264		X36	0.109	0.1176
	X17	1.406	0.9949		X37	0.052	0.0561
	X18	0.002	0.0014				
	X19	0.008	0.0057				
	X20	0.147	0.1040				

(二)基础指标与方面指数的权重确定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方面指数,并进而采用同样的方法合成总指数对各省区 2010 年的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量化。^①

由于各指标之间不可简单相加,无法直接进行

计算,则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和变换。因此我们对所有逆指标均采用倒数形式使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力同趋化。对于适度指标,我们参考项俊波(2008)的研究成果,适度指标 $=1/|原始值-适度值|$,其中,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对于不同量纲量级问题,为了避免直接采用原始值就会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的指标,因此我们选择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用主成分分析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最终目的是要给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赋予适当的权重,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是最强的,因此,我们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权重,将第一主成分系数除以其相应的特征根开根后所得到的单位特征向量作为基础指标的权重(见表2)。运用SPSS17.0进行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可得第一主成分的各基础指标变量系数向量和各基础指标相应的权重。在各基础指标的权重确定之后,我们求得各方面指数值,进而采用主成分分析获得各方面指数的权重(见表2)。

由表2可见,经济增长的结构在第一主成分指数中的权重最高,为0.7181,这意味着在2010年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同更多地源于经济结构因素,即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结构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不同。其次是生态环境代价,为0.4778,这说明各省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环境代价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质量指数的关键所在。再次,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国民经济素质的权重分别为0.3443和0.2923,相比于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效率和稳定性来说,经济增长成果的股份性和经济的整体素质占据比重相对较大。最后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稳定性的权重,分别为0.1865和0.1312。

四、2010年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各分项指数及排序

(一)2010年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QE-GI)及排序

2010年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所得测度结果如表3所示。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海南、山东、福建、辽宁,前10位大都是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省份,前10

位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为5.4729。

表3 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排序

省份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排名	省份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排名
北京	11.2090	1	河南	1.4455	22
天津	4.5704	4	湖北	2.1295	12
河北	1.6139	19	湖南	1.8068	17
山西	1.2838	25	广东	9.2089	3
内蒙古	1.2804	26	广西	1.4245	23
辽宁	2.4254	10	海南	3.4006	7
吉林	2.3063	11	重庆	1.9721	14
黑龙江	2.1110	13	四川	1.6294	18
上海	9.4568	2	贵州	0.9025	28
江苏	4.2585	6	云南	-0.7849	30
浙江	4.3274	5	陕西	1.5764	20
安徽	1.9383	16	甘肃	1.3680	24
福建	2.8149	9	青海	-0.2129	29
江西	1.9446	15	宁夏	1.1217	27
山东	3.0566	8	新疆	1.4530	21

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新疆、河南、广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云南。除了河南和山西以外,其余省份全部为西部内陆省份,后10位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为0.9282。

前10位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是后10位的5倍还多,东部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明显要优于中西部。另外,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中,四大直辖市表现较好,前五有其三。

(二)2010年各省区增长质量方面指数排序

我们根据所得基础指标的相应权重求得各方面指数值,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方面指数值进行排序,所得测度结果如表4所示。

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上海、天津、北京、江苏、辽宁、广东、内蒙古、福建、黑龙江、山东,平均为1.9518。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陕西、青海、河南、四川、安徽、宁夏、广西、甘肃、云南、贵州,平均为0.6973。经济增长效率的排名和整体增长质量排名相关度比较高,意味着通过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还是目前各地区发展的核心所在。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增长的效率排在第7位,但整体质量排名却靠后,这与内蒙古自治区在增长质量其他方面表现不佳不无关系,所以效率的提高并非增长质量的全部,还需兼顾其他各个方面。

表 4 2010 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各分项指数及排序

	效率指数排名	结构指数排名	稳定性指数排名	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名	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名	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名
北京	3	3	2	2	1	1
天津	2	6	8	3	5	3
河北	14	13	24	14	27	26
山西	20	18	30	21	28	20
内蒙古	7	27	14	11	24	30
辽宁	5	11	12	7	18	11
吉林	12	22	3	9	10	18
黑龙江	9	17	15	6	8	27
上海	1	2	25	1	3	2
江苏	4	5	6	4	7	6
浙江	11	4	27	5	6	4
安徽	25	14	18	20	19	10
福建	8	7	17	10	14	8
江西	19	12	10	15	20	19
山东	10	8	1	12	12	16
河南	23	24	21	17	15	28
湖北	16	10	13	13	11	24
湖南	17	19	9	16	9	25
广东	6	1	23	8	4	5
广西	27	25	5	27	26	15
海南	15	9	28	24	2	7
重庆	18	15	22	18	13	12
四川	24	16	7	22	17	29
贵州	30	28	16	30	23	14
云南	29	30	4	28	25	23
陕西	21	20	11	25	16	22
甘肃	28	21	19	29	21	17
青海	22	29	29	26	29	13
宁夏	26	26	20	23	30	9
新疆	13	23	26	19	22	21

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前 10 位的依次是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福建、山东、海南、湖北, 平均为 3.1154。排在后 10 位的依次为甘肃、吉林、新疆、河南、广西、宁夏、内蒙古、贵州、青海、云南, 平均为 -0.1306。经济增长的结构在整体质量指数中占比重较大,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体质量的排名, 如贵州、青海、云南等省份结构指数表现不好, 特别是投资消费结构相对不合理, 直接导致几个地区该指数出现负值, 排名也相对滞后。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前 10 位的依次是山东、北京、吉林、云南、广西、江苏、四川、天津、湖

南、江西, 平均为 2.5075。排在后 10 位的依次为河南、重庆、广东、河北、上海、新疆、浙江、海南、青海、山西, 平均为 0.2849。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较为特殊, 排位靠前的各地区(北京、江苏、天津)的整体质量排名也不错, 而排名靠后的省份(广东、上海、浙江)的整体质量指数同样偏高, 这充分说明整体经济增长质量较好的个别省份在防止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方面的能力还要不断加强, 而其他整体质量排名不佳的省份更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 不断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保持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前 10 位的依次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黑龙江、辽宁、广东、吉林、福建, 平均为 2.3949。排在后 10 位的依次为山西、四川、宁夏、海南、陕西、青海、广西、云南、甘肃、贵州, 平均为 0.8350。整体福利水平的改善、成果分派的合理带来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提高, 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高的省份在让民众分享增长的成果、降低收入差距方面表现相对较好。而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省份不平等程度上升, 没有处理好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拉低了这些省份的整体质量指数和排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海南省即使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排名第 7, 但在成果分配和福利改善方面的表现仍不尽人意。

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前 10 位的依次是北京、海南、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黑龙江、湖南、吉林, 平均为 3.3402。排在后 10 位的依次为甘肃、新疆、贵州、内蒙古、云南、广西、河北、山西、青海、宁夏, 平均为 1.0573。目前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依靠污染排放、环境牺牲来维持高增长被实践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而以内蒙古、河北、山西为代表的地区由于没有处理好资源环境问题, 其经济增长质量普遍不高。

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前 10 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江苏、海南、福建、宁夏、安徽, 平均为 1.1644。排在后 10 位的依次为新疆、陕西、云南、湖北、湖南、河北、黑龙江、河南、四川、内蒙古, 平均为 -0.5720。国民经济素质决定着一个地区国民经济系统功能的水平及发挥程度, 相对发达的地区该指数相对也高, 说明地区经济功能发挥程度良好, 反观某些 GDP 总量较大的省份, 如河北、河南、四川、内蒙古, 国民基础素质、能力素质和协调素质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欠缺, 不仅拉低了国民经济素质分项指数, 也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这些地区的

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水平。

五、2010 年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展的评述

(一)2010 年各省区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排序的对比

根据 2010 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排名,以及我们选择各省的总量 GDP 作为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排名结果,列出 2010 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差异,结果见表 5。

表 5 2010 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比较

省份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省份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北京	1	13	+12	河南	22	5	-17
天津	4	20	+16	湖北	12	11	-1
河北	19	6	-13	湖南	17	10	-7
山西	25	21	-4	广东	3	1	-2
内蒙古	26	15	-11	广西	23	18	-5
辽宁	10	7	-3	海南	7	28	+21
吉林	11	22	+11	重庆	14	23	+9
黑龙江	13	16	+3	四川	18	8	-10
上海	2	9	+7	贵州	28	26	-2
江苏	6	2	-4	云南	30	24	-6
浙江	5	4	-1	陕西	20	17	-3
安徽	16	14	-2	甘肃	24	27	+3
福建	9	12	+3	青海	29	30	+1
江西	15	19	+4	宁夏	27	29	+2
山东	8	3	-5	新疆	21	25	+4

从表 5 可以看出,2010 年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排序对比中,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高出数量排序的前 5 位分别是:海南(高 21 位)、天津(高 16 位)、北京(高 12 位)、吉林(高 11 位)、重庆(高 9 位),直观的解释就是这些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不高,但是增长质量状况较好;同样,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低于数量排序的后 5 位分别是:河南(低 17 位)、河北(低 13 位)、内蒙古(低 11 位)、四川(低 10 位)、湖南(低 7 位),这些地区虽然经济增长数量较大,但是增长质量状况明显不理想。

(二)关于 2010 年各省区增长质量进展的总体评述

根据上文罗列出的 2010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QEGD)排名、各个分项指数排名,以及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排名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统一。同样的经济增长数量的背后是不同的物质和人力消耗、不同的资源环境代价、不同的福利分配状态、不同的经济功能协调能力,所以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根据上文的综合分析,我们将参与排序的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为五大类型:

(1)第一种类型:经济增长质量良好的四大直辖市。除了重庆市,北京、上海、天津均获得前五位的排位,由于三个市的面积、经济规模等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在数量排位方面,三市分别为 13、9、20 位,但质量指数排名相当靠前。重庆市经济质量相对于数量的排名显著提高了 9 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四大直辖市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最为良好的地区,不论是经济结构、资源环境、福利分配以及国民素质方面,相对来说处于领先地位。以四大直辖市为“龙头”的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上游经济区等“经济板块”作用日益增强,不仅领跑中国区域经济,而且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也走在了前列。同时还应看出,京、沪、津、渝四大直辖市经济稳定性还不高,这与近几年整个宏观经济波动大环境有关,但也说明了四市完善市场机制和地方政府调控,抵御相关风险的能力还有待增强。

(2)第二种类型: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相对较好的发达省区。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海南 6 省,除去海南省,粤、浙、苏、鲁、闽的增长数量(第 1、4、2、3、12 位)和质量(第 3、5、6、8、9)排名都处于满意的位置,而海南省由于特殊的产业结构,在质量评价中列第 7 位,成为增长质量排序高出数量排序的头名(高 21 位)。6 省在实现数量增长的同时,投入产出结构、产出能耗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做的相对来说较好,从而带来增长质量的改善。

同时,排名结果也印证了江苏省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相对上海、浙江较低(李永友,2008)的结论。虽然江苏经济总量第 2,但是质量排名相对于上海、浙江下滑幅度较大,“发展低质”现象依然存在(郑晋鸣等,2004)。另外,在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增长质量比较中,上海、浙江、江苏排名居前,但广东省增长质量指数较高,是浙江和江苏的增长质量指数的 2 倍之多,所以在此无法总体判断两地区

增长质量的优劣。整体来说,以6省为核心的两个地区增长方式转型仍任重道远,一是政府的经济职能转换,应将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创造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环境和条件作为主要内容;二是在政府约束和职能转换的基础上,通过产业链再造和自主创新,提升企业和产业的结构和效率(蒋伏心,2008)。另外,在社会福利分配和成果共享方面,这类地区应更多地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保障问题。

(3)第三种类型:经济规模及增长质量排序居中,增长质与量一致度较高的省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7省,这7省经济增长质量排序(第10、11、13、12、17、15、16位)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首先说明在近些年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过程中,东北三省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都取得较大的进步,经济增长质量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同样地,长江中游地区(以两湖地区为代表)依托“中部崛起”的战略,发展成绩斐然。

从各分项指数看,这类地区国民经济素质表现并不是很好:一是在硬件基础素质方面,与前两类地区仍有一定的差距;二是在软实力方面,政府的协调调控能力、对经济的干预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突出,所以未来的发展重点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于从软硬环境两方面提高国民经济素质。

(4)第四种类型:增长质量表现不佳,增长质量与数量背离较大的省区,包括四川、河北、河南、内蒙古、山西5个省区,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相对于数量排名分别下降了10、13、17、11、4位。其中四川、河南两个经济大省粗放式增长模式非常明显,增长数量能够跻身前十,但质量特别是效率方面表现不尽如人意,说明这些省区依靠要素效率的增长模式并未形成,未来从投入扩大型增长向效率提高型增长的步伐应该加快。另外,河北、内蒙古和山西以资源开发为核心的发展,导致的经济结构相对不合理,产业结构重型化、单一化的倾向比较明显;最为主要的是,生态环境代价相对较大,产业发展是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内蒙古对于自然草场、牧场、林地等的破坏,以及山西以煤炭开采为主体的废水废气废物排放造成的生态环境代价,都明显拉低了增长质量排名。山西省近些年根据这一基本事实提出以降低GDP的增速来调整产业结构,治理环境污染,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转变发展思路,破除GDP迷信,真正重视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友好,是这类省区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

(5)第五种类型:经济规模及质量排名都相对落后的欠发达省区,包括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8省区。这八个省区都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的区域,虽然西部大开发已经过去了十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但从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排名可以看出,这类省份仍处于落后欠发达的地位,未来在各个方面的改善和提升都存在较大的空间。对于此类地区,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应是以以后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完善市场体系,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的同时,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推动边境贸易的发展和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依托区域经济增长极,形成该区域自生的发展和协调机制;除此之外,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尽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提高。

总体来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向好的方面发展,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各省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共识。所以以“十二五”为标志,GDP或是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崇拜至此画上了句号,这也将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数量向质量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拐点。

注:

①所选定的权重为各指标得分值序列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

参考文献:

- 郭克莎,1996:《论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经济研究》第1期。
- 彭德芬,2002:《经济增长质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变化,2008:《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钟学义,2001:《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管理出版社。
- 刘海英,2010:《投入产出效率、结构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科学出版社。
- 钞小静 惠康,2009:《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 郑晋鸣 陆婷,2004:《增长并不等于发展——管窥江苏的经济增长方式》,《光明日报》7月19日。
- 李永友,2008:《基于江苏个案的经济发展质量实证研究——兼与浙江、上海的比较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 蒋伏心,2008:《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的讨论与路径的选择——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的研究》,《经济学家》第3期。

(责任编辑:钟培华)